

愛的真諦

簡春安

每個人都有過飢渴的經驗，面對肉體上的飢渴，人們已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滿足它；
每個人都都有過愛的飢渴，面對精神上的這種需要，大部份人却經常束手無策。
到底，我們應該怎麼去愛？怎麼被愛？

在佛洛姆的「愛的藝術」一書裏，作者一直的強調，愛是「能力」，人們需要經過不斷的學習，才能知道怎麼去愛，怎麼被愛。愛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，為了達到愛的成熟之境，人們還得去學習怎麼處孤獨，怎麼愛自己，然後才去愛別人：……在小說家的筆下，愛或許滿著花香、盈月與夕陽，還有一連串的幻想，但在心理學家或行學家的眼中，愛是愈來愈多的是汗珠、淚水與責任加上沒有止境的功課。

我們讀過很多愛的故事，不少的事蹟讓我們感觸、欣賞與讚嘆；可惜，更多的故事却是讓我們唏噓、扼腕與憤怒。報紙的社會新聞中，有不少悲劇的個案，只要我們心細，不難從中得到教訓，社會上所流行的愛，經常有太多的「病」。

第一個通病是「美貌」之愛，世上沒有人不喜歡美貌，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在化粧、打扮中，我們能體會出背後蘊藏著無數的笑。美麗的東西人人都愛，但把愛定義為美，或把美定義為愛，問題就源源不絕了。花會凋謝，愛花者在花凋謝之後頂多附上一聲嘆息，然後掩上去埋藏；

作詩者還會歌頌這份感情，人不能永遠保存美貌，愛美的人在對象失去青春時，又將如何？難道作一首詩，洒幾滴淚，就能表現出他曾經營過永世不變的愛？美是被愛很重要的條件，但絕不是必要條件，若有一個人愛我們，只因我們貌美，相信我們不會高興，但若我們愛一個人，只因他貌美時，我們的愛又算什麼？

第二個通病是「憂急成病」的愛。誰都會讚嘆那為憂急成病的故事，彷彿那裏才有愛的沸點的「證明」，相思病因此就在通俗的小說中廣為流傳，心理學家的理論才完全相反，他們說：「只有會照顧自己的人才知道如何去照顧別人；同樣的，只有會愛自己的人才會知道會去愛別人。」愛裏相思的震盪與暈眩，可以說是正常，但絕不是憂急成病可比擬。人一憂急成病，最大的需要是把病治好，極需對方來醫治，這裏已談不上愛的給予，更談不上愛的照顧與分享，誰能知道，「憂急成

病」之愛背後經常只是個自私與不成熟的愛而已。

理論上又說：不成熟的人心理愛的不滿足有兩個極端，一種是攻擊別人，重者動刀鬧人命，輕者毀謗、誣告、散播謠言，做人身攻擊，使對方受損。另一種是攻擊自己，重者自殺，服毒示威，輕者自暴自棄，失去信心一跌不起，「憂急成病」也是這樣的一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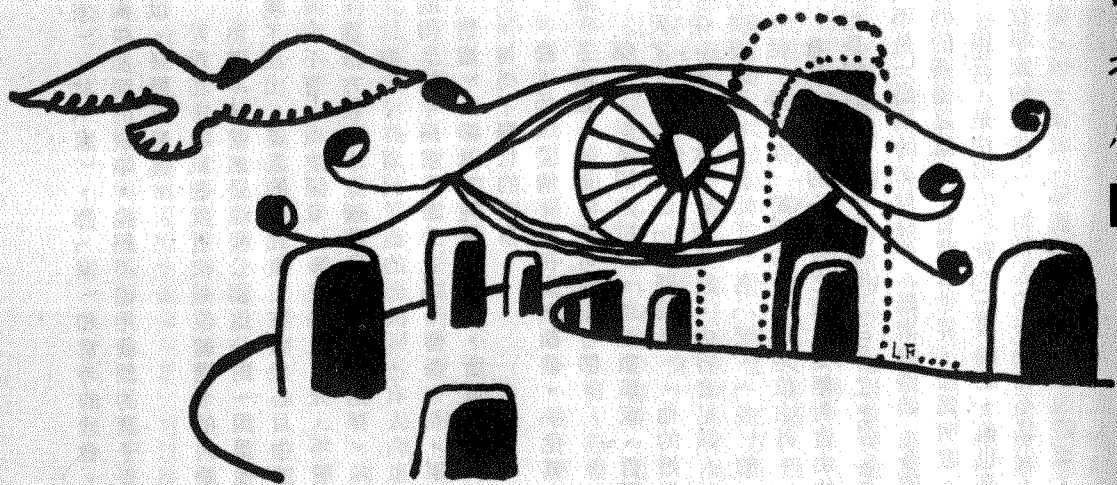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個通病是「性」之愛。認為性是愛唯一的定義，星條旗國家中有這種看法的人特別多。「性是骯髒的嗎？」我們會問，性當然不是骯髒的，「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有性？」我們怎麼說好，說這是道德的規範，但青年人已學會了迴避道德的約束，說這是「禁忌」，青年人會喊，「憑什麼禁忌要管我」，因此，我們聽了太多女孩子事後哭泣的聲音：「他說：『若妳愛我就與我同床』」誰又能告訴我們的年輕人，「愛與性中間距離甚短，但性經常是

愛最大的致命傷，那邊的性沒有「責任」，那邊的愛就定會有愛的受傷；那邊的性沒有「儀式」，那邊的愛就少了一層保障，那邊的性沒有「忍耐與等候」，那邊的愛日後就多了不少擔憂與掛慮。

第四個通病是「偽裝」之愛。誰知道「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是誰？」愛經常被認為是作戰時的「戰利品」，為了這種收獲，作戰的人就「不擇任何手段」只要能騙到手，所以時下流行的愛裏已經有了太多的偽裝，整容，裝滿，裝病與計謀等等。每一個人內心裏面，多少總有那麼一些見不得人的東西，我們只怕被所愛的人發現，以為被發現之後就是愛的終止之日。這裏，愛裏已有了過重的負擔！我們不能做錯事，否則愛將離我們而去；我們也不容許我們所愛的人犯錯，寧可我們在對方偽裝的面具下安全度日，我們不敢正視對方，我們更不敢面對自己，愛裏沒有坦誠，愛裏沒有寬容，這是什麼樣的愛？

我對婚姻的一點粗淺看法

老馬



我對婚姻的一點粗淺看法

詩鄭風丰序傳疏：「論其男女之身，謂之嫁娶；指其好合之際，謂之婚姻。」這兩句話中，前一句，隱含平等一概念，後一句，隱含自由一概念，數千年之後，我們不能不由衷體會這「造端乎夫婦」的文化架構的平穩性。

勁草的負責同學以本題相囑，本不敢應，因為我是一個「完全的，道地的」此中外行，但粗淺的又屬「微觀的」看法，仍不少，故斗膽以覆。

除了上引略論中西婚姻「本質之同」一語而外，我想，先從東西兩大文化系統中的「方式之異」，再略略談談。（註一）

比方，中國人，係「先」結婚，後「戀愛」，而西方人，大抵是，先「戀愛」，再「結婚」，他們，把「戀愛」看得太高、太神聖，以致有「墳墓」之歎，而中國人，在上引的最原始的一體認中，因為很平實，很平和，使自然的產生了「歸屬」之「感」，而且，很自然的，會有「認了」的安然。

當然，這之間，引發起其差別的許多社會、文化的各種條件，我們暫時不能細談，我們祇須拈出這點「差別」，來供大家細細品味。

千古以來，模範夫妻，美滿婚姻，中外皆不勝數數。他們，或是從婚姻「結局」來標舉，或是從戀愛「過程」來選擇。閨中佳話，誠亦所謂「汗牛充棟」，我們不必細表。

古人，因為他們的生活、思想、觀念，與我們有很大的不同，似乎不容易解釋清楚他們的「背景」，比如紅樓夢，便絕對不是西方人所謂的，帶魚和鮑魚談戀愛，加上了泡菜，就「自然」變酸了那般「套子式」的評論所能了解的，因為：他們這三「角」之間，「尤其」包涵了「

在一切看起來甚為美好內，竟是一片欺詐、不安、貧血，這真是愛的浩劫。

第五個通病是「離群」之愛。「只要我們相愛就好，我們離開家，到山頂上沒有人住的地方，蓋個小茅屋。我們一起廝守一輩子……」。這是愛的逃避與幻想，很少人真的能離群索居，但大多數的人或多或少有的有這樣的趨向。兩個不同的看法，小說家說，「世界上唯有你是我所愛，因為我愛你，所以世界上再也沒有人值

愛拉結，他可以等待一個七年加上另一個七年，而且視兩個七年如「一日」，漫長的等待歲月中，沒有怨言。可惜我們已學習不到這門功課，我們正在講求速度，「速度之愛」裏有不少愛的火花，眩人於一時，但帶來的更是愛的空虛與愛的不可捉摸，「等待不就是拒絕」我們願意等嗎？

愛固然是可以「如死一般強」，但它並不是如「金石之堅」，永遠不會破碎；相反的，愛是無比的脆弱，不能一刻掉以

輕心，每時每刻都要我們澆水灌溉。不要讓我們以為，有所謂愛的「巨人」，他很會愛，隨時可以呼風喚雨，視愛如差役；也不要以為我們永遠是愛的「侏儒」，永遠在愛裏面喘氣嘆息，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去學，願意去愛，愛就在我們中間。

有人願意受苦，為的是他認為可以等待那來自可能會來的幸福；也有人願意犧牲，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得到愛。這裏，愛被認為是一種目的，認為是當一切的困

難都消除時，他就能永遠享受幸福、享受愛。其實愛不是一種目的，而是一種「過程」。愛裏面不是什麼問題都沒有，而是在問題與困難當中，兩人一起的關心與適應才是愛。愛不是將來式，而是現代式，愛不是不能拒絕，而是在拒絕當中對方依然可以感受到愛。愛也因此才令人覺得那麼氣勢洶洶，一旦你感受到它，你不願失去它，一旦我們有了愛，佔有或是非佔有都已是無關緊要。

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裏，給了我們愛的定義，莫不是要我們有能力去愛，有能力被愛。雖然，讀起來不像是小說中的定義那樣瑣瑣上口，但愛却是從這些不顯眼的字句中源源而來，「愛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、不張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愛是永不止息。」

得我去彌補」，但是心理學家却說：「因為我愛你，所以我關懷我週圍的任何一人，更因為我愛你，所以我愛全人類」。愛是由兩個人所組成，但是愛的範圍不能侷限於兩個人，通過愛，兩人更密切，也因為愛，週圍的人可以感受到他們愛的溫暖。

第六個通病是「急煉」之愛。「我愛你，請你馬上告訴我，你愛不愛我？」愛是恒久忍耐，但恒久忍耐裏，很難讓我們享受到愛，基督教舊約聖經中記載：雅各